

七朝元老話交大

與甘益三教授一起走過從前

■ 編輯部

「交大的學生要知道，交大就是交大，絕對不是劍橋、牛津、哈佛和耶魯等大學的先修班。雖不能說程度比他們好，但一旦出國念書，在交大修過的學分，一定會被承認，絕不會被國外大學要求…repeat…重修的。」出身清華中大的甘益三教授坐在綜合一館的研究室中接受本刊編輯的訪問時，第一句話便提及當年李熙謀所長勉勵全校師生的話。眼前年近八十的他，談到奉獻近半生的交大，仍掩不住自豪的神色：「交大學生總是一流的。」他說。

甘益三教授自民國五十三年大學部在台復校起，即擔任國父思想的教授工作，目前雖然已經退休，仍留校兼課。屈指算算，見證過當年的筭路藍縷，歷經過今日的七朝更新，而今猶能屹立教職退而不休的，甘教授實為碩果僅存的一位元老了。以交大為家的甘教授，歷經李熙謀所長、鍾皎光院長、劉浩春院長、盛慶球院長、郭南宏校長、阮大年校長及鄧啟福校長凡七任，故有「七朝元老」的美稱，他對交大過往的歷史和大學部創設以來的師生種種自是瞭若指掌。

「那時在博愛校區的竹銘館上課，宿舍不夠，食宿只好借臨近的教師會館及孔廟。」甘教授回憶起復校初期的艱苦，他說：「當時教室簡陋，設備也很差，可是我們的學生都是英才；個個品行良好，又肯努力讀書。」談到過去幾位校務負責人對交大的貢獻，甘教授說：「李熙謀所長為學校打下了好基礎，由於當年復校未久，一切都在草創時期，經費、校地兩缺，縱然筭路藍縷，在七年電子研究所的任期中，仍努力將交大經營得有聲有色。他每學期都要請老師聚餐一次，席間大家談論學生、課業和授課的心得，並請每位老師就校務興革盡量發言，因為李所長認為只要是學校該盡的責任學校一定要盡，以使好的保持，壞的去除。」他又回憶說：「每次都有五、六位老師出席，包括教授國文的董正之教授，教數學的丁觀海教授（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先生的尊翁），教英文的趙麗蓮教授，教社會科學的孫亞夫教授和我自己。加上作陪的教務長張去疑教授、訓導長劉浩春教授、總務長李恆鉞教授剛好一桌。」「雖然各人所學不同，觀點有異，但是愛校愛國的心意卻沒有差別。大家都認為教育是整體的；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理工所學是應用科學，人文教育是基本科學。所以有鵝媽媽之稱的趙麗蓮博士對於教學的要求相當嚴格，她要學生在校所學，與國外所教的無差別。而一心希望傳揚中國文化的董正之教授，抱病也不忘授課。」撫今追昔，甘教授語重心長地接著說：「你看！當今英語流行全世界，法國人也一直努力保全法語，可見惟有統一的語文，才有可大可久的國家！這些當年創業維艱時老師所作的努力，是該被記取的。」「李熙謀所長是一個認真的人。」甘教授懇切地說。「鍾皎光院長為

甘益三教授



改制工學院首位院長，他為交大的未來畫好藍圖，任內並擴建校地，發動全校師生及校友捐錢建實驗館。」甘教授接著說：「當時全校老師均捐一個月鐘點費。」如今事隔二十幾年，「當時捐錢的老師如董教授等多已作古，如今僅存的只剩我一個了。」「劉浩春院長很想辦好校務，也曾積極爭取徵收鄰近土地以擴大校區，規畫中的校園包括現在的新竹高商，及光復路的工研院，可惜屢遭阻礙，未能成功，後來以獨立工學院主辦全國大學聯招，以致積勞成疾，不幸殞歿，享年只有六十二歲。」至於盛慶琮院長，甘教授贊揚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學校長。以無為治校，凡事能放手讓下屬去做，而且學問好、文采豐，是位典型的才子。任內爭取到光復校區，建好新生館和眷舍學人村後，功成身退。」至於第一任校長…郭南宏先生。甘教授回憶說：「郭校長係在台復校電子所第一屆畢業生，在美完成學業返國後即以校為家，歷經教授、系主任、所長、教務長、院長等完整資歷。他治校認真，所以校中大小事，必定躬親，他尤喜運動；不論桌球、足球、籃球、網球、游泳都樂而不疲，就連越野賽跑也能與學生一爭長短。交清之間的梅竹賽即由其大力促成。」他又引述第二任校長阮大年先生的話說：「『交大人在人群中，應充分發揮“交通”的功能，使人文能與科技互通，也使人與人之間溝通，使我們的兒女有個美好的世界。』」在他任內的規劃藍圖中，除校區的擴增外，也積極增設人文社會學院，朝向有理工特色的綜合大學發展。「阮校長當年以四十六歲的英年出掌交大校務，不但年輕有為，且做事幹練，以有魄力著稱，深受同仁及學生愛戴。」甘教授就是在阮校長任期內申請退休，此後退而不休，仍繼續在校服務。對於現任校長鄧啟福先生，甘教授表示：「鄧校長推動校務不遺餘力。改善校園環境，鼓勵研究發展，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使交大邁向國際一流大學。鄧校長於民國四十九年獲得本校電子研究所碩士學位，而後赴美留學。民國六十四年回交大任教於本校電子研究所，次年轉任電信工程系專任教授及系主任。民國八十一年接任校長，以迄於今。」

談到過去的交大和今日的交大最大的不同處，甘教授覺得：「好的部分是現在學生思考靈活，觀念新穎。而從壞的方面來說，就是比較功利，重現實，在乎分數而不在于知識的獲得。不過這一點不能怪學生！」他說：「是社會的影響，對學生來說的話，是有所得有所失。」提到學生，甘教授對第一屆學生的印象最深，像施振榮、魏哲和、蔡新民、王申培等人，在他的眼裡，這些學生最大的特質就是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很樸直。「現在，這些人在社會上都是精英了。」甘教授欣慰地說。回想創校

交 *dear nctu* 大與我

初期，甘教授說：「那時師生關係良好，相處融洽，老師授課認真，學生尊師重道。」課業方面，由於早期校務負責人非常注意老師和學生上課態度。師生皆兢兢業業，用心認真。他說：「當時為了不要讓學生養成投機取巧的心理，對成績評分，要求很嚴格，校方規定八十分以上的學生，不准超過全體比例的百分之七，這是重質不重量。」教授接著說：「為了提高教學品質，以免誤人子弟，當年李熙謀所長有時還會坐在講台下和學生一塊聽講，無形中對老師亦是警惕。而為了尊師重道，劉浩春院長竟會幫教授擦黑板，所以老師們也不敢掉以輕心」。「早期師生關係良好，老師對待學生，亦師亦友；學生看待老師，如師如父。」難怪日前第一屆電工、電物兩系學生舉辦同學會，甘教授亦應邀到場，許多學長紛紛熱情地高叫：「甘老師好！我修過您的國父思想。」三十年後猶存這種師生關係，看在旁人眼裡，真是令人感動。甘教授接著提到一個綽號「省主席」的電工六十級學生黃傑（與當年省主席黃杰同音），當時學校對學生上課的出席率十分重視，但是甘教授覺得「上課點名對學生是侮辱，不尊重。」而且又浪費時間，所以不願點名。而「省主席」每次上課前都會自動將全班同學座位按學號排好，老師上課就能一目瞭然，非常方便。起初他以為這個學生是班代，後來才發覺不是。一九七六年，甘教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隨各校教授訪美團到休士頓太空中心參觀訪問，只見遠遠地有一個中國人跑到教授面前，自我介紹說：「老師！老師！您應當還認得我。」甘教授想了一下說：「認得，當然認得！您是黃傑。」

甘教授終身服務本校，眼見交大從無到有，以迄於今。由往昔的復校艱辛，對照今日的繁盛景象，站立在新建綜合一館的大樓上，俯首熙來攘往的人群，使我們不僅感念前人經營的苦心，更增添幾許對七朝元老的崇敬。

戈正銘教授(中坐者)和他的博碩士班學生

